

春节记忆

我坐过半程专车

(曾在玉环教书) 朱华贤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我还在玉环玉城中学校教书。春节临近,我们决定回萧山老家过年。妻子是农场会计,年底特别忙,行期一拖再拖,最后只好坐年三十夜的车。玉环到萧山,当时没有直达的,只有买到杭州,然后请求司机在路过萧山时停下。上车时,乘客满满,到临海,只剩下半;到天台,只剩下我们一家三口了。前几天连买票都要央求熟人,年三十夜是年三十,我们为有坐专车般的待遇而高兴。司机是个四十左右的大个子,满脸络腮胡子,穿一件厚厚的军大衣。车过天台后,他要我们坐前面点,说这样不大震,我们就坐到司机后面那两排。司机爱说,问我原籍在哪里,为什么到玉环,习惯不习惯。一阵颠簸之后,他又问:“玉环怎么样?”说实在的,我虽在海岛已四五年了,但除了海产品丰富和鲜活外,其他没什么特别好的印象,差的印象倒有些,比如出行不便、

风俗古旧、言语难懂等。面对陌生司机的询问,我只淡淡地说:“海岛嘛,可能都差不多。”车在艰难地翻越回岭,一旋一旋地,越旋越高。这时,两岁的女儿吵得越来越厉害了:“茶,茶,茶茶。”她患着感冒。上车前,是想带点水的,怕喝了以后尿湿裤子,连早饭也吃干的。岭,终于翻过了,在一个平缓处,车子慢慢停了下来。原以为司机要检查车轮,没料到,他拉出热水瓶,倒上一杯递给我。“这……”我感动极了。但是,我马上推开杯子:“孩子感冒……”司机一听,哈哈大笑:“我这么大一个男人,就是你孩子这点感冒细菌,全都传染给我,也没事。喝!”又翻过一个岭后,路平坦了。司机的话也多了。他问我有没有到鲜选,向我介绍鲜选的石板鱼和蛤蜊,问我有没有去过鸡山岛和披山岛,向我介绍那里的蟹黄和虾狗弹,还向我说坎门的白鲞,楚门的文旦,沙糖的蛏子……听得

出,他是一个地道的海岛人,对岛上的山山水水,都烂熟于心,也听得出,他对海岛有着深深的爱。在新昌吃过中饭后,已是下午一点多了。司机问我老家是不是在城区,我说,在钱塘江南岸的盈丰,离萧山城区还有二十里光景。他又问:“有公交车?”“早些是有的,今天年三十,恐怕不会有。”说到这里,我和妻子对视一下,心里有点凄惶:一个感冒的孩子,两大包行李,怎么走到家呢?几天前,我曾发电报给弟弟,说农历年二十七到,结果走不脱,让他空接一场。隔山阻海,路途迢迢,通讯不便,来来往往,真让人犯难。我趁势向司机恳求:“我票买到杭州的,能否在萧山的五七路口让我下,这样,可少走两三里,要不,我付点钱。”“看你说的。”司机说。下午四点左右,五七路口到了。我们下了车,抬头往前面看,空空荡荡,转身向后面望,冷冷清清。不见人

行,难闻车声。年三十,谁不晓得早点归集团聚呢?司机指着路:“走这条路?”我点点头。“送你!”“送?——不!”我连忙拒绝。他开始倒车。“不!不!”我背起行李,拉起女儿就走。他开着车跟上来:“我反正每年都一个人在外面过年,迟点没关系。”我哪里肯上,你想想,无亲无故,又是这么一个时间点,四十几座的大车。他跳下车,说:“你在为我们玉环教书,现在有点不便,我不帮,说得过去吗?二十里,车这么少,十几分钟的事。譬如路上塞了车,迟到杭州。”见我不上,又说:“那你,你就付点钱吧。”十几分钟后,老家到了。父母和弟弟满以为我今年到不了,一见大客车送到,惊喜至极。他们一定要司机吃了年夜饭再走。然而,不管怎么挽留,他只顾调车头。弟弟急忙掏出50元钱,可驾驶室严严实实,怎么也塞不进去。喃喃——望着渐渐远去的车子,我们只是默默地祈祷:愿好人一路平安。

越说生肖

蛇年说蛇

六一 (向往成为六一居士)

蛇,古往今来人人谈之色变,人们往往将其与危险、恐惧、神秘联系在一起。大多数女生都怕蛇,我也不例外。想起儿子幼时知道我怕蛇,故意把塑料蛇放在门顶上,当我推门进房时,“蛇”从天而降,让我吓哭的情景,时光飞逝,转眼儿子已长大独自在海外求学。

《白蛇传》是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,女主人公白娘子,便是一条修炼千年成仙的白蛇,她的“侍女”小青也是一条修炼了几百年的青蛇。白娘子与凡人许仙结为秦晋之好,两人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广为流传。白娘子、小青虽为蛇,深受人们喜爱、赞美,这虽然是神话传说,却也反映了蛇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曾经又是那么美好。

上古时期,人们认为万物皆有灵。作为爬行动物的蛇,形象狰狞可怕、行动迅捷异常、繁衍能力极强,且大多生活在阴暗潮湿的洞穴之中。古人对蛇既有畏惧,又有崇敬之心,由此产生了许多与蛇有关的神话传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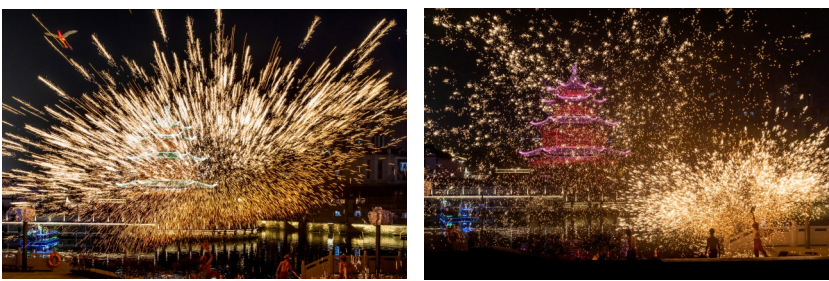
人类的始祖伏羲和女娲,在上古神话中就是人面蛇身,蛇尾相交,便产生了人类。在汉代的墓室画像石和画像砖等文物上,都有人面蛇身的伏羲、女娲交合在一起的图像,可见蛇是华夏民族的图腾,受人崇拜的始祖神。而在古埃及,蛇则是君主保护神和皇权的象征。法老用黄金和宝石塑造了眼镜蛇的形象,并饰进皇冠,作为皇权的徽记。这些都说明蛇在古代不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。

在各大博物馆展出的文物中,以蛇为形象和元素的作品丰富多样。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,玉石、青铜器、陶瓷、金银器、雕刻等文物都有蛇的身影,或是单体,或是组合,或以纹饰附属于其他器物之上。蛇姿态各异,造型生动。目前已知最早的蛇纹形象,发现于距今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,此后历经不断发展演变,部分蛇纹逐步成为龙纹形象。蛇变龙的传说在很早的文献中都有记载,侧面佐证了龙是以蛇为原形想象出来的神兽。汉代郑玄的《洪范五行传》有载:蛇,龙之类也,龙无角曰蛇。故民间也称蛇为“小龙”。蛇慢慢从神秘的图腾演变为力量、智慧、吉祥、权威的象征。

蛇文物备受收藏家们珍爱。近日参观了一个收藏特展,我被眼前这条灵动的陶蛇吸引,它长约二十五厘米左右,身体自然弯曲,回首静静地注视前方,身上布满鳞片。蛇身粗细比例协调,栩栩如生。据藏家介绍,这是汉代陶制蛇俑,采用白陶烧制而成。汉陶能保存至今,且如此完整,非常难能可贵。当我与它对视,心里已没有了恐惧,反而觉得它长得萌动可爱。这是一条“游行”了近二千年的蛇,此刻它悠然自得,以“长者”之神态注视着后人,仿佛正在微笑着诉说着它的所见所闻,百年朝代更替,千年沧海桑田。

蛇起源于1.18亿年前的早白垩纪,全世界已知共有约4000种蛇类。一条蛇每年可以捕食鼠类100—200只,它是生物防鼠的重要力量。蛇类在自然界对维持生态平衡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。蛇全身皆可入药,有强身健骨、祛风解暑、明目益肝、提神益寿等功效。近年来,由于环境污染、湿地森林减少等原因,蛇类数量急剧减少,鼠类数量迅速上升,鼠害严重,导致疾病流行,粮食受损,甚至引发水、火灾害,经济损失很大。呼吁大家重视环境保护,善待地球上的每一个物种。保护大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。

龙腾碧海人间改岁,蛇舞青山大地留春。蛇年,象征着新的开始和无限的机遇。愿大家如灵蛇般身姿矫健,行动敏捷,在生活中游刃有余,事业有成;愿蛇之智慧之光,照亮每个人的前行之路,洞察世事,以无畏之心迎接每一个挑战与机遇。



茶言观世

打铁花

徐方华 摄

打花,打花,越打越发。过年了,人们通过打铁花,祈盼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当手艺人将一千多摄氏度的铁汁高高溅起,在空中击打,瞬间“铁花”四溅,如繁星洒落,映衬着古朴的楼阁。铁花也如同年夜烟花般绚烂,带来新年祈福的热烈氛围。与火为伴,与火共舞,充满野性生命力的表演,将春节的喜悦、热闹与传统民俗技艺完美融合,这是一幅幅充满年味祝福的视觉盛宴。

——编者絮语

人间遐想

吃一条菜皮糖

(一位心怀希望的教坛老兵) 王雪卿

老母亲说:过年给你们炼菜皮糖,润肺养胃,吃一条,一年健到头。菜皮糖是她记忆中的年味,我不是很喜欢,感觉吃起来像咬肉皮胶,还甜腻腻的。便劝道:算了。第一,菜已不好找了。第二,网上啥都有卖,要吃,买点来很方便。第三还没摆出就被她打断:自己做的,吃了放心,除了菜皮就是番薯糖。没菜皮用柚代替也一样。菜这种水果,算是柚的老祖。味道偏酸,甚至还有点苦,如今已少有人种了。“你外婆家那株菜,还有印象吧?又高又大,到秋天,菜挂满枝头,晃悠悠的,像荡秋千。”母亲接着说,“摘下来,占八尺间整一角。吃了菜,菜皮给娘。娘削去黄皮,留下海绵样内层给抽烟的爹熬菜皮糖,说能止咳化痰。掰菜不像掰藕,一瓣瓣果瓢围得像铁桶。我二哥爱吹牛皮,说什么找二哥掰就对了,发出大力神功不用数到三就好;搓

手哈气扣到果瓢上,闭紧眼,咬牙切齿,‘一一一’地噘叫,硬是不往下数,涨得脸通红。我们家的菜,跟甘蔗、番薯储同一间,气味相串,越放越甜的。”外婆家曾有株菜树,我当然记得,摘过也吃过。但听到母亲这说法,还是笑了。母亲说:“你笑什么?近墨者黑,近朱者赤,万物如此。何况那些甘蔗、番薯本就不一般;种在白石山下,真正喝山水长大。熬成的番薯糖色泽红亮,用来炼菜皮糖那是蜜甜的。你知道吗?我四五岁时就跑去收割过。天还蒙蒙亮,我和娘坐爹赶的牛车;哥哥嫌牛走得慢,早到前面去了。一路上,村庄里公鸡‘喔喔啼’地乱叫;老牛鼻子喷着白汽,偶尔‘哞’地应一声;太阳跳出来,红得像火炭。深秋了,好像还不冷。还没到地头,见哥哥挥着甘蔗喊:‘妹,快来吃糖蔗!’急得我迫不及待要跳下去,就这样在田埂上跌跌撞撞好几回

后,被娘请到地头的大樟树下老老实实在地坐着。看爹和哥哥弓着身子抡锄头挥镰刀,看番薯一簇一簇出来,甘蔗一排一排倒下。看娘坐在一边手脚麻利地削着番薯片,那撒在番薯藤上就地晾晒的番薯片不断铺开,像下了雪。我生怕娘忘了要熬番薯糖,把番薯全给刨成片,便急得提醒;而我二哥就高喊逗我:‘妹,你说迟了,娘差不多刨光了。今年菜皮糖没得吃了……’老母亲继续絮絮叨叨地说着:“待到庄稼都收进来了,年关就 nearer了,你外婆也更忙了——炒番薯脆,炒沙豆,终于开始煎番薯糖了。一块块洗净的番薯在快刀下斩成小小块,下大锅加水,炉灶添大柴不停地熬。番薯软了,稀了,糊化了,黏稠了,甜香扑鼻了;糖汤熬好了!有了这糖汤,便可以制作炒米烤糖等更多的年货。但我还是最喜欢用它做菜皮糖!油灯下,当初切成条晒干的菜皮已重新泡软,看我娘把它们

沥干水分,倒入锅中与糖汤一同搅啊熬啊……我眼巴巴地盯着锅,不停地问娘什么时候炼好,娘说要等大锅里的糖汤与菜皮不再吭声就好了。后来我坐到灶膛前硬撑着瞌睡的眼,看着娘的小脚移来移去,听着大锅里的糖汤与菜皮咕嘟咕嘟地说着古怪的话,灶膛里的柴呼呼地闪着,渐渐地,两眼哪里还撑得住啊——唉,想起来,这些陈年烂芝麻的事就在眼前……”看母亲那沉醉的样子,我似乎懂了母亲的心思,赶紧安慰道:听您的,过年咱们炼菜皮糖,菜包我身上。把那些在外的大大小小都叫回来,支锅、劈柴、烧火,过一个热热闹闹的甜蜜年。母亲揉了揉揉眼,慈爱地笑着说:“家啥时回都行,不用赶过年;通个视频也一样好。一家人只要老老少少一年健到头,都健康康、平平安安就好。等菜皮糖炼好,都一一给他们寄过去。”

食味人心

儿时的芝麻糖

(乡村野吟者) 刘从进

我的家乡在山村,每年的除夕前几天,家家都要打糖,左邻右舍一起,今天你家,明天我家。常见的有米胖糖、豆黄糕、番薯糕,而最好吃的就是芝麻糖,数量也少,常常压轴出场。打糖先要拿出秋天采收番薯时就已经熬制好的糖浆,倒进锅里再熬一遍,让其更浓更老,挂在勺子的边沿,像结住的一块冰,掉不下来了,才可以。然后倒到拌好芝麻的锅里,快速搅拌均匀,加一点黄豆粉之类,使其容易粘连。待芝麻抱团之后,再倒到一张面床上,四五个大人一起上,用手推、槌敲,要趁热使其结实,摆起来像一条条长蛇,稍凉后一片一片切好,就成了。米胖糖,顾名思义,就是用大米打的,比较普通,打得多,放在几口缸里,全家一起吃。而芝麻糖就不这样了,一打好,父母代表家里存一点,以备过年客人时招待用。留下的,四五个兄妹,马上开始分了,每人一堆,分好了,拿一根稍凉,从长到短做成几个圆,抓阄确定。一分好,马上各自拿去藏了。觉得自己分得少了,还要闹一闹,若是闹得厉害,父母拗不过,会从家里拿出一块补给他。大家都小心翼翼,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好,放在一个瓶子或盒子里,藏在隐蔽处。春节里,口袋里装着芝麻糖,跑到外面跟小伙伴们一起玩,一起吃,或相

互分一点吃,过年吃芝麻糖成了最美好的记忆。谁口袋里放的是米胖糖,那就低一等,只有芝麻糖才是上等货。芝麻糖的香味通过孩子们的嘴绕在梁上、檐下,弥漫在村舍、小巷深处。在家里,我们总是先大吃米胖糖,有时也吃吃有点苦味的豆黄糕,再以芝麻糖调味。有心计的,自己先忍着不吃,等别人吃光了,再拿出来在他们面前吧唧吧唧吃,馋死人家。也有的,三五下除二,没几天就吃光了。没了,怎么办?就开始起歪心偷别人的了。这个时候常常有人大呼小叫,鸡飞狗跳。哇!我的芝麻糖被谁偷了!大哭大骂着找父母报案。父母怎么办,也很无奈,查不出是谁偷的,总是安抚一下就算了,对于损失比较大的,就拿家里的补一点(当然家里的也不多)。兄妹们经常因此吵得不可开交。我藏得都比较隐蔽,但还是被偷过几次,有一次还被偷得很惨。那天我在门口看到三哥当着我的面大口吃着芝麻糖,嘴里像老牛一样喷着粗气;妹妹也吃着芝麻糖,妖烧地摇过我的身边时,我忽然想起什么似的,赶紧冲向屋里,结果发现我的芝麻糖被偷得几乎一块不剩。我就怀疑被三哥和妹妹联手作案偷走了,向母亲告状。可是母亲去调查时,三哥和妹妹反咬我一口,说我自己吃没了,看着他们在吃,馋了,就赖上了。开始母亲是相信我的,被他们这一反咬,母亲也稍稍有点怀

疑了。那叫一个恨啊,我当时就一声不响地来到村口的老菱湖,准备投湖算了。双手抱在那棵临水的老柳树上不停地绕圈,不知绕了多少圈,还是没有放开。眼看夕阳西下,肚子也饿了,想着还是先回家吧,刚好赶上吃饭。饭是吃上了,可那道伤口几十年鲜辣辣的,不能愈合。芝麻糖的香,简单地说就是一种馥郁的浓香,带着酥脆的咬劲,但它绝不是一种简单的香,而是一种独特的香,留在乡村数千年记忆的深处。这种味道不好描述,甚至模糊不清,却是一个辨认故乡最重要的部分,只要一闻到,马上就有一种怀念的情绪产生。身体里从小种下的感觉,是一直都在的,一有外界的触发,马上就生长出来;无论你走到哪里,一想起来,就馨香扑鼻。我从小到小,一直对芝麻糖钟爱有加,直到现在五十多岁了还是没变。后来离开了家,好多年没吃到芝麻糖。再后来,发现商店里竟然有卖芝麻糖的,口味还多种多样,就买来吃;虽然也好吃,但那不是乡村手打的传统的芝麻糖,不是味道老了,就是样子别扭。近年迷于小镇的集市,某一日在沙柳镇的集市上忽见惊奇一幕。一棵大樟树下,一个摊子上两个老人在打芝麻糖,现打现卖,卖完为止。我很好奇,上去买了一袋,十元钱,一吃太好

了——正是乡村传统的芝麻糖,儿时的味道又回来了。那天我在嘈杂的人声中守在老头的摊前,看着他做,看着别人买,老头说,他在此卖芝麻糖多年了。有的人买得还很多,大家都一副开心的样子,原来小镇还有那么多人喜欢吃芝麻糖啊。这时走来两个五六十岁的男人,年关近了,刚从外地返乡,他们准备买几斤芝麻糖,在那个有阳光的日子里,就着番薯土烧消磨一个下午的时光。他们在商量买黑芝麻糖还是白芝麻糖,黑的味浓,但吃多了会腻,白的味淡,最后决定买两斤黑芝麻糖,再买两斤白芝麻糖。哇,我的身体里立刻驶出一列开往旧时光的火车。从此,每一个集市日我都去老头那儿买一袋芝麻糖,在车上放着,等红灯的时候,也要塞几块在嘴里。去年过年回老家时,有邻居送来一包芝麻糖,酥,那味道真好,松脆爽口,酥而不腻,完全全是儿时的味道。我问他哪儿买的?他说自己打的。他也像我一样怀念儿时的芝麻糖,找了几个老人帮忙,手工打了一些。每个人的身体里都住着一个童年的剧场,期盼曾经的好戏再度上演。芝麻糖是我们民族的传统小吃,应该得到很好的传承。我是希望,卖芝麻糖的摊子能一直在,每个小镇的集市都要有,让芝麻糖的香永远飘在乡村的上空。